

王文成公全書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八

文錄五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予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旣而疑焉又旣而大疑焉又旣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予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以喜冥然以契不知予言之非汝成

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
苟同於予亦非苟異於予者矣卷首汝成之請蓋
其時尚有疑於予今既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已叙
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

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為言亦不能無同異學
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
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
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為甚害但不

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為罪大矣同志中徃徃
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
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 見賢思齊焉
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
矣 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
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
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
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
道者從傍視之方為之踈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

悍然不顧畧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
徃徃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 某
之於道雖亦畧有所見未敢盡以為是也其於後
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為非也朋友之
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體
之於心務期真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
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
以為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
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為無負乳

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與傅生鳳

甲戌

祁生傅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為祁也
憫其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來京師謁
予遂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
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弟又瞽而愚無所資以為
養乃記誦訓詁學文辭冀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
不息遂以是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
譬之不能已乃以質於予予曰嘻若生者亦誠可

憐者也生之志誠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
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
曰家貧親老而不為祿仕得為孝乎予曰不得為
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疾以殞其軀得為孝乎
生曰不得為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學文以求祿
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仕矣曰然則爾何
以能免於不孝於是泫然泣下甚悔且曰鳳何如
而可以免於不孝予曰保爾精毋絕爾生正爾情
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為爾惕安爾命毋以
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來視遂
欲携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之貧
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遺
之

書王天宇卷

甲戌

徐曰仁數為予言天宇之為人予既知之矣今年
春始與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宇
誠忠信者也才敏而沉潛者也於是乎慨然有志
於聖賢之學非豪傑之士能然哉出茲卷請予言

予不敢虛則為誦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弊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偽益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是其為弊亦既可觀矣顧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何歟今之君子或旋予言之為禪矣或疑予言之求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已外以誣於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故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已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已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

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已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觀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為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君子之學為己之學也為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為為己湊焉入於隳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為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為

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勤服之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

乙亥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徃徃時入斷蹊

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污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為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為無進而說談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志務相勉

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

乙亥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既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既畧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砭其疾者而書諸紳予曰子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砭子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

少見而自銜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銜者吾必耻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耻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

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况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詞達而已矣蓋世之為詞章者莫不以是藉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

徒以枝葉為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久友朋得玄默所為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為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以斯卷書此而遺之玄默尚有以告我矣

書顧維賢卷

辛巳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

學問思辯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為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

俱化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顧隨俗同汙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污維賢溫雅朋友中最為難得似非微失之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讒為所動即依阿隱忍

久將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為已之志未能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已之善立已之誠以求快足乎已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為已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皆為砥礪切磋之地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常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說莫知以為非不知裡許盡是私意為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壁帖

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繆乎有負遠來之情聊此以謝荒迷不次

書王一為卷

癸未

王生一為自惠肩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叅謁默

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
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
之秘也一為既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
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
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
子將何以益之一為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
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朱守諧卷

甲申

守諧問為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為學而

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為聖人也非有必為聖
人之志雖欲為學誰為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
力以為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為志乎故立志者
為學之心也為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奕焉奕者
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為鴻鵠將至者
其心二也惟奕秋之為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
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
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
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

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為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為善也告之以凡為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為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為善也致其知為善之知而必為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為不善也致其知為不善之知而必不為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

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卷

甲申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

為孝發之於君則為忠發之於朋友則為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為養心而以學問思辯為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為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辯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為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

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為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為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為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為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為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為賢人也則其父為賢人之父矣子為聖人也則其父為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

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為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為子耶抑亦以他人為之銘耶思欽蹙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尚未知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中天閣勉諸生

乙酉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群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

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虚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為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群為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書朱守乾卷

乙酉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為書致良知三字夫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書正憲扇

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為子而傲必不能孝為弟而傲必不能弟為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為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撙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為子而

謙斯能孝為弟而謙斯能弟為臣而謙斯能忠堯
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
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牋

書魏師孟卷

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
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
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
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即與
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為聖愚之同具而人皆

可以為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
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
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每以啓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
良知之同然矣間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
沒溺既久先橫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
而平氣以繹吾說蓋亦未有不幡然而悔悟者也
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既皆有得於良知之說
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甚穎

而意向甚篤然以偕計止上不得久從於此吾雖
畧以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朱子禮卷

甲申

子禮為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
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已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
也窒已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已之利而
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已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
忽也去已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已之性
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

知學之可以為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
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脩其職平民之所
惡而因以懲已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已
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已之利也警民之
所忽而因以惕已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
已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已之性也暮年
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為學也已他日
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
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

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
禮退而求至善之說惘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
知學所以為政而政所以為學皆不外乎良知焉
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林司訓卷

丙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
既老且貧媿無以為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
分田制祿四民皆有定制壯者脩其孝弟忠信老
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

友疾病相扶持烏有耄耋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
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無恒產者然其時
聖學尚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
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
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
規以偽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
為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
呼其難哉吾為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
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

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嘒嘒者皆視以為狂惑喪心詆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予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為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書黃夢星卷

丁亥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

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既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蹠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

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
求為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為踰月之留
亦不許居未旬日即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
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為孝
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為翼下之雛徒使吾心
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
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
予曰賢哉處士之為父孝哉夢星之為子也勉之
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

使人來計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
之學其父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
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為怪物惟世之號稱賢士
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
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
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為務而所
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
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
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

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徃哭遙寄一奠以
致吾傷悼之懷而叙其遣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
勵夫世之為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
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八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九

別錄一 奏疏

奏疏一

陳言邊務疏

弘治十二年時進士

邇者竊見 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脩省又以虜
寇猖獗命將出師 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
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
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
聞耶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託慎

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
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
俗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
沮抑正大剴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
衰耗頽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
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轅改轍之機
也此在 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
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
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

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為
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
以為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
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
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
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
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
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
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

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如虜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

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遶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

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
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
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臣
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
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
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
起殺妻恐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
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虺而成功顧上之
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

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
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歆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
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
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
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
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
有足用也且被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
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
於邊事加之以積慣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

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故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為不必然者何則址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為居射生畜以為食今已鋒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况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

草以為居射生畜以為食今已鋒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况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

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
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
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
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
臣惟兵以食為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
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
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
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
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為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

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
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違為聲勢以
相掎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
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
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
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
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
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
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

東陞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為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第即豪門之貴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伏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憚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為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

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

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
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
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虜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
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
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朝廷之德則我
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
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
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
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

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偽
逃或揜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
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
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辦當其
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為
當救一以為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
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
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
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為

失機養威為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
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
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為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
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
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為今之計惟宜嬰城固
守遠斥候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
嚴號令以肅情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
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

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
牛酒享士士皆樂為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
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
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
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
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
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
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
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

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
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
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
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
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為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
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為常談漫不
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柰何事憚煩難則為
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 陛下不忽
其微乞 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

等官即為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虛文務欲責以實
効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為 國惓惓之至

乞養病疏

十五年八月時
官刑部主事

臣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由弘治十二年二
甲進士弘治十三年六月除授前職弘治十四年
八月奉 命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會同各該巡按
御史審決重囚已行遵奉 奏報外切緣臣自去
歲三月忽患虛弱咳嗽之疾劑灸交攻入秋稍愈
遽欲謝去藥石醫師不可以為病根既植當復萌

茅勉強服飲頗亦臻效及奉 命南行漸益平復
遂以為無復他慮竟廢醫言捐棄藥餌衝冒風寒
恬無顧忌內耗外侵舊患仍作及事峻北上行至
揚州轉增煩熱遷延三月疔羸日甚心雖戀 闕
勢不能前追誦醫言則既晚矣先民有云忠言逆
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臣之致此則是不信
醫者逆耳之言而畏難苦口之藥之過也今雖悔
之其可能乎臣自惟田野豎儒粗通章句遭遇
聖明竊祿部署未效答於消埃懼遂填於溝壑螻

蟻之私期得暫離職任投養幽閒苟全餘生庶申
初志伏望 聖恩垂憫乞 勅吏部容臣暫歸原
籍就醫調治病痊之日仍赴前項衙門辦事以圖
補報臣不勝迫切願望之至

乞 宥言官去權姦以章

聖德疏

正德
元年

時官兵
部主事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
善也臣邇者竊見 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
銑等上言時事持 勅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

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
上千雷霆之怒者但以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為責
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
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
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
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
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為非宜然而
莫敢為 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
陛下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

徒足以增 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
上關 宗社危疑不制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之
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凍
涸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
遂填溝壑使 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與群臣紛紛
之議其時 陛下必將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
晚矣伏願 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
太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 聖德昭布遠
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

耳目手足也 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實罪伏覩 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故敢昧死為 陛下一言伏惟俯垂宥察不勝干冒戰慄之至

自劾乞休疏

十年時官鴻臚寺卿

臣由弘治十二年進士歷任今職蓋叨位竊祿十有六年中間鰥曠之罪多矣通者 朝廷舉考察之典揀汰群僚臣反顧內省點檢其平日正合擯

廢之列雖以階資稍崇偶幸漏網然其不職之罪臣自知之不敢重以欺 陛下况其氣體素弱近年以來疾病交攻非獨才之不堪亦且力有不任夫幸人之不知而鼠竄苟免臣之所甚耻也淑慝混淆使勸懲之典不明臣之所甚懼也伏惟 陛下明燭其罪以之為顯罰使天下曉然知不肖者之不得以倖免臣之願死且不朽若從未減罷歸田里使得自附於乞休之末臣之大幸亦死且不朽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乞養病疏

十年八月

頃者臣以 朝廷舉行考察自陳不職之狀席藁待罪其時臣疾已作然不敢以疾請者人臣鰥曠廢職自宜擯逐以彰 國法疾非所言矣 陛下寬恩曲成留使供職臣雖冥頑亦寧不知感激自奮及其壯齒陳力就列少效犬馬然臣病侵氣弱力不能從其心臣自往歲投竄荒夷往來道路前後五載蒙犯瘴霧魑魅之與游蠱毒之與處其時雖未即死而病勢因仍漸肌入骨日以深積後值

聖恩汪濊掩瑕納垢復玷清班收斂精魂旋回光澤其實內病潛滋外強中稿頃來南都寒暑失節病遂大作且臣自幼失母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六耄甚不可迎侍日夜望臣一歸為訣臣之疾痛抱此苦懷萬無生理 陛下至仁天覆惟恐一物不遂其生伏乞放臣暫回田里就醫調治使得目見祖母之終臣雖殞越下土永啣犬馬惟蓋之恩倘得因是苟延殘喘復為完人臣齒未甚衰暮猶有圖効之日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金書卷之九
諫迎佛疏

稿具未上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為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郡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為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郡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為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溯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

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為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遂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為聖

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 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執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為 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為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群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

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蘓息故遂特降 綸音發帑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 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 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 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為諛言以佞

陞下紇 陞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 陞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為遊說之談以誑 陞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叅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

父為御王良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 陞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叅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群品之囂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 陞下不信則臣請此而論之臣亦切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

之聖人以堯舜為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宗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

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

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寔是故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 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 陛下未之求耳 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 陛下於堯

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為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以誑 陛下者矣 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縻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

非臣之繆為大言以欺 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
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
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為堯舜
豈欺我哉 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
之群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
知 諱忌伏見 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
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 陛下垂察則 宗社
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殫越
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 聞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

十一年十月時陞南贛僉都御史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去歲四月嘗以不職自劾
求退後至八月又以舊疾交作復乞 天恩赦回

調理皆未蒙 准允黽勉尸素因循日月至今

九月十四日忽接吏部咨文蒙 恩陞授前職聞

命驚惶感泣之餘莫知攸措竊念臣才本庸劣性
復迂踈兼以疾病多端氣體羸弱待罪鴻臚閒散
之地猶懼不稱况茲巡撫重任其將何才以堪夫
因才器使 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

分也。撫仕顯官臣心豈獨不願一時貪倖苟受後
至潰政債事臣一身戮辱亦奚足惜其如陛下
之事何況臣疾病未已精力益衰平居無事尚爾
奄奄軍旅驅馳豈復堪任臣在少年粗心浮氣狂
誕自居自後涉歷漸久稍知慚沮逮今思之悔創
靡及人或未考其實臣之自知則既審矣又何敢
崇飾舊惡以誤國事伏願陛下念朝廷之
大政不可輕地方之重寄不可苟體物情之有短
長憫凡愚之所不逮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憫臣之

愚不加謫遂容令仍以鴻臚寺卿退歸田里以免
負乘之誅臣雖顛殞敢忘啣結臣自幼失慈鞠於
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旦暮思臣一見為訣去歲
乞休雖迫疾病實亦因此臣敢輒以蝼螳苦切之
情控於陛下冀得便道先歸省視岑疾少伸反
哺之私以俟矜允之命臣衷情迫切不自知其
觸昧條憲臣不勝受恩感激瀆冒戰懼哀懇祈
望之至

謝恩疏

十二年正月
二十六日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部題奉 聖旨王守仁陞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寫
勅與他欽此欽遵臣自以非才多病懼不勝任以
致債事當具本乞 恩辭免容令原職致仕隨於
十月二十四日節該欽奉 勅諭爾前去巡撫江
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
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撫安軍民修理城池
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

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欽此欽遵外十一月十四
日續准兵部咨為緊急賊情事內開都御史文森
遷延誤事見奉 勅書切責乃敢託疾避難奏回
養病見今盜賊劫掠民遭荼毒萬一王守仁因見
地方有事假託辭免不無愈加誤事該本部題奉
聖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緊去不許辭避遲
誤欽此聞報憂慙不遑寧處一面扶疾候 旨至
浙江杭州府地方於十二月初二日復准吏部咨
該臣 奏為乞 恩辭免新任仍照舊職致仕事

奏奉 聖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贛地方見今多
事着上緊前去用心巡撫欽此備咨到臣感 恩
懼罪之餘不敢冒昧復 請隨於本月初三日起
程至次年正月十六日已抵贛州接管巡撫外伏
念臣氣體羸弱質性迂踈聊為口耳之學本非折
衝之才鴻臚閒散尚以疾病而不堪巡撫繁難豈
其精力之可任但前官以辭疾招議適踵效尤之
嫌而 聖旨以多事為言恐蹈避難之罪遂爾冒
於負乘不暇虞於覆餗勉蒞事忽已踰旬受

恩思效每廢寢食顧兵糧耗竭之餘加以師旅
而盜賊殘破之後方苦於瘡痍尚爾一籌之未展
敢云期月而可觀况炎毒舊侵懼復中於瘴癘疴
衰日積憂不任於驅馳心有餘而才不逮足欲進
而力不前徒切感 恩之報莫申效死之誠臣敢
不勉其智之所不足竭砥礪於已盡其力之所可
為付利鈍於天亮無補於河嶽亦少致其涓埃稍
俟狐鼠巢穴之平終遂麋鹿山林之請臣不勝受
恩感激

給由疏

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見年四十六歲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民籍由進士弘治十三年二月內除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弘治十五年八月內告回原籍養病弘治十七年七月內病痊赴部改除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內為宥言官去權奸以彰聖德事蒙 恩降授貴州龍場驛驛丞正德五年三月內蒙陞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知縣本年十月內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正月

內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本年十月內陞本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正德七年三月內陞本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本年十二月初八日蒙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正德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止歷俸六箇月本日到任吏部劄付蒙陞南京鴻臚寺卿本月二十五日到任至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止連閏歷俸二十九箇月零十二日本日准吏部咨蒙 恩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府於正德十二年

正月十六日新到地方行事支俸起扣至本月二十五日止又歷俸十日連前共轉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臣係巡撫官員見在福建漳州等府地方督調官軍夾剿漳浦等處流賊未敢擅離緣係三年給由事理為此具本奏聞

叅失事官員疏

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據贛州府信豐縣及信豐守禦千戶所各報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有龍南強賊突來

地名崇僊屯剽已經差委興國縣義民蕭承會同信豐龍南官兵相機勦捕續據申報強賊突來本縣小河任剽離縣約有四十餘里乞要發兵策應又據申報本月初九日有龍南流賊六百餘人突至城下除嚴督軍兵固守城池緣本所縣無兵禦敵誠恐前賊攻城卒難止遏乞調峰山拏手并該縣兵夫救護又經差委南安府經歷王祚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弩手殺手前去約會二縣掌印官并領官兵相機攻圍去後續據縣丞舒富呈本月

初十日蒙委統領殺手陳禮魴打手吳尚能等共
五百名經歷王祚義民蕭承統領峰山加善雙秀
弩手各三百名先後到於信豐縣會剿至十一日
止有該所管屯千戶林節帶兵四十餘名出城據
鄉導馬客等報稱止有強賊六百餘人在地名花
園屯劄當同各官將兵分布劄定只見前賊一陣
止有百十餘徒先出有前哨義民蕭承領兵就與
敵殺斬獲賊級四顆奪獲白旗一面頃刻衆賊出
營分為三哨約有二千餘徒瞰知龍南反招賊首

黃秀魁糾合廣東龍川縣頭賊首池大鬚賊首
池大安新總并池大昇共為一陣賊首楊金巢自
為一陣勢甚猖獗卑職督統本哨兵快奮勇交鋒
殺死賊徒二十餘人不意賊衆一湧前衝殺手陳
禮魴百長鍾德昇等見勢難當俱各不聽約束先
行漫散有南康縣報効義士楊習舉等仍與前賊
死敵不退俱被戳傷身死及有經歷王祚上馬不
便亦被執去賊勢得勝仍要攻城隨與蕭承林節
等收集衆兵退至南營山把截遇蒙本道親臨該

縣督剿各賊聞知退至牛州離城少遠至十二日
前賊差人告招十三日蒙本道差蕭承前去招撫
就將經歷王祚放回賊往原巢去訖等因到道備
呈到臣隨據龍南縣知縣盧鳳呈稱本縣捕盜主
簿周政會同鎮撫劉鏗千戶洪恩統領機兵旗軍
於本月十八日前去信豐縣截捕探得強賊池大
鬚黃秀魁等從鴉鵲隘越過安遠縣住劄本職督
兵追截前賊已往廣東龍川縣復回原巢頭去
訖據安遠縣知縣劉瑀稟稱於本月十九日統領

水元大石等保民兵弩手前去龍泉等保截剿各
賊退回原巢去訖難以窮追以此掣兵回縣緣由
查得先據該道及信豐縣所各稟報前事已經批
仰該道兵備等官急調招撫義官葉芳協同石肯
兵夫斷賊歸路及調峯山弩手與南康打手人等
責委縣丞舒富統領前後夾擊又看得此賊既離
巢穴利在速戰仍仰該府急行所屬隣近官司俱
要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於各鄉村往來路徑多
張疑兵使賊不敢輕易奔突仍調安遠縣知縣劉

瑀星夜起集水元大石等保民兵一千橫接龍南邀其不備若賊猶屯信豐急自龍南直趨泃頭搗其巢穴賊進無所獲退無所處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叅看得縣丞舒富承委督剿不能相度機宜輕率驟進以致殺傷兵快原其心雖出奮勇責以師律均為敗事經歷王祚臨陣潰奔為賊所執後雖倖免終係失機信豐所縣知縣黃天爵千戶鄭鐸巡捕副千戶朱誠惟知固城自守不肯發兵應援龍南知縣盧鳳捕

盜主簿周政隄備鎮撫劉鏜千戶洪恩地當閑隘正可防遏坐視前賊往來畧不出兵邀擊千戶林節即其兵力之寡似難全責究其失律之罪亦宜分受安遠縣知縣劉瑀承調追襲緩不及事俱屬違法南康縣百長鍾德昇等臨陣不前故違約束先行潰散失誤軍機應合處以軍法該道兵備副使楊璋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俱屬提督欠嚴但楊璋往來調度卒能招撫前賊計其功勞可以贖罪及照廣東龍川縣掌印捕盜等官明知首賊池

大鬢等在彼地方為巢却亦不行時嘗巡邏縱其過境劫掠又各不行乘機追捕俱屬故違所據前項失事官員俱屬遵奉勅諭事理即行提問但前項賊徒擁衆數千變詐百出命雖陽受招撫其實陰懷異圖况其黨與根連三省萬一乘間復出為患必大正係緊關用人隄備之際除將百長鍾德昇等查勘的確處以軍法及方面軍職另行叅究外其餘前項各官且量加督責姑令戴罪隄備各自相機行事勉圖後功以贖前罪仍一面委官

前去信豐縣地方查勘前項殺死兵快數目及有無隱匿別項事情另行叅奏緣係地方緊急賊情及叅失事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請旨

閩廣捷音疏

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胡璉呈會同分守右叅政艾洪經理軍務左叅政陳策副使唐澤將領都指揮僉事李胤督據河頭等哨委官指揮徐麒知縣施祥知事曾瑤等呈稱

各職統領軍兵五千餘人進至長富村等處見得賊衆地險巢穴數多兼且四路裝伏勢甚猖獗尅期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八日等各分哨路從長富村至闊竹洋新洋大豐五雷大小峯等處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從賊犯黃燁等共計四百三十二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四十六名口燒燬房屋四百餘間奪獲馬牛等項被賊殺死老人許六打手黃富璘等六名餘賊俱各奔聚象湖山拒守各職又統官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劄誠恐

賊衆我寡呈乞添兵策應等因到道行據大溪哨指揮高偉呈報統兵約會蓮花石官兵攻打象湖山適遇廣東委官指揮王春等領兵亦至彼境大傘地方卑職與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領兵前去會剿不意大傘賊徒突出卑職等奮勇抵戰覃桓紀鏞馬陷深泥與軍人易成等七名兵快李崇靜等八名俱被賊傷身死卑職亦被截二鎗勢難抵敵只得收兵暫回聽候緣象湖山係極高絕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今賊勢日盛若不添調狼兵稍俟

金書卷之九
別錄一
秋冬會舉夾攻恐生他變通行呈稟間續奉本院
紙牌為進兵方畧事脩行各職遵奉密諭佯言犒
衆退師俟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依蒙
密差義官曾崇秀爪探虛實乘賊怠弛會選精兵
一千五百名當先重兵四千二百名繼後分作三
路各職統領俱於二月十九日夜啣枚直趨三路
並進直搗象湖山奪其隘口各賊雖已失險但其
間賊徒類皆驍勇精悍猶能凌塹絕谷超躍如飛
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

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撼搖山谷三司
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賊始驚潰大敗我
兵乘勝追殺擒斬大賊首黃猫狸游四并廣東大
賊首蕭細第郭虎等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
一百三十三名口其間墜崖墮壑死者不可勝計
奪回水黃牛賊銀鎗刀等物燒燬房屋五百餘間
餘賊潰散復入沅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亦被
各賊殺死頭目賴頤打手楊緣等一十四名次早
各職分兵追剿指揮高偉推官胡寧道亦由大豐

領兵來會仍與前賊交鋒大戰擒斬首從賊犯巫
姐旺等一百六十三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六名口
餘賊敗走各又遯入廣東交界黃蠟溪上下樟溪
大山去訖又據金豐三團哨委官指揮王鎧李誠
通判龔震等各呈稱賊首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
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各職依奉會議分兵五
路連日攻打生擒大賊首詹師富江嵩范克起羅
招賢等四名餘賊敗走復入竹子洞等處大山嘯
聚隨又分兵追襲與賊連戰擒首從賊犯范興長

等二百三十五名顆俘獲賊屬八十二名口奪回
被虜男婦五名口奪獲馬牛等物亦被各賊殺死
老人胡文政一名戳傷鄉夫葉永旺等五名又據
指揮徐麒等呈稱黃蠟溪上下漳溪與廣東饒平
縣并本省永定縣山界相連遵依約會廣東官兵
并金豐哨指揮韋鑑大溪哨推官胡寧道等於三
月二十一日子時發兵齊至黃蠟廣東義民饒四
等領兵亦至會合我兵三路進攻賊出拒戰甚銳
我兵奮勇大噪而前擒斬首從賊犯溫宗富等九

先後兩月之間攻破長富村等處巢穴三十餘處
審驗紀功外續據委官知府鍾湘呈稱蒙調官兵
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八名口各另呈解到道轉解
呂村遇賊拒戰當陣擒斬首從賊犯朱叔等六
良等呈稱領兵追趕黃陂等處逃賊至地名陳
屬九十名口又據中營委官指揮張鉞百呂希
斬首從賊犯游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賊
乘勝追至赤石巖仍與大戰良久賊復大敗又擒
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十三名口餘賊敗走各兵

到道轉呈到臣及據廣東按察司分巡鎮東道兵
八百二十一名口俱經審驗安插復業緣由呈報
朱宗王翁景璘等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
給告示發委知縣施祥縣丞余道招撫脅從賊人
部奏行勘合并巡撫都察院節行案牌事理出
悉願攜帶家口出官投首聽撫安插本職遵照兵
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賊仗無算即今脅從餘黨
五百七十餘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口燒燬房
擒斬首從賊犯一千四百二十餘名顆俘獲賊屬

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會呈遵依本院案驗委官
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剋期進剿隨奉本院進兵方
畧當即遵依揚言班師一面出其不意從牛皮石
嶺脚隘等處分為三哨鼓噪並進賊膽顧不暇望
風瓦解節據指揮楊昂王春通判徐璣陳策義官
余黃孟等各報稱於本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剋破
古村未窖禾村大水山柘林等巢生擒大賊首張
大背劉烏嘴蕭乾文范端蕭王即蕭五顯蕭劉蘓
塔賴隆等并擒斬首從賊犯乘勝前進會同福建

官軍剋期夾攻間探知大傘賊徒潰圍殺死指揮
覃相縣丞紀鏞等情當即進兵策應各賊畏我兵
勢燒巢奔走生擒賊首羅聖欽餘賊退入箭灌大
寨合勢乘險併力拒敵蒙委知縣張戡督同指揮
張天杰分哨由別路進兵攻破白土村赤口巖等
巢直搗箭灌大寨諸賊迎戰我兵奮勇合擊遂破
箭灌當陣斬獲首從賊犯共計二百二十四名顆
俘獲賊屬八十四名口及牛馬賊仗等物各寨賊
黨聞風奔竄已散復聚愈相連結各設機險以死

拒守各職統兵分兵並進於三月二十等日攻破
水竹大重坑苦宅溪靖泉溪白羅南山等巢直搗
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生擒賊首溫
火燒張大背雷振蔡晟賴英等并擒斬賊犯共一
千四十八名顆俘獲賊屬八百三十八名口奪獲
馬牛賊銀銅錢衣帛器仗蕉紗等物前後共計生
擒大賊首一十四名擒斬賊犯一千二百五十八
名顆俘獲賊屬九百二十二名口奪獲水黃牛馬
一百三十九頭匹賊仗衣布等物共二千一百五

十七件疋葛蕉紗九十六斤一兩賊銀三十二兩
四錢八分銅錢一百四十二文各開報到道收審
緣由呈報前來卷查先為急報賊情事准兵部咨
該本部題已經福建廣東總鎮巡按等衙門都御
史陳金御史胡文靜等會議區畫各該守巡兵備
等官欽遵整備糧餉起調軍兵約會進剿間臣於
本年正月十六日始抵贛州地方行事先於本月
初三日於南昌地方據兩省各官呈稟師期不同
事體參錯誠恐彼此推調致誤軍機當臣備遵該

部咨來事理具開進兵方畧行仰各官協同上緊
密切施行去後續據福建右叅政等官艾洪等會
呈指揮覃桓縣丞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深
泥被傷身死及據各哨呈稱賊寨險惡天氣漸暄
我兵遭挫賊勢日甚乞要奏添狼兵候秋再舉備
呈到臣叅看得各官頓兵不進致此敗衄顯是不
奉節制故違方畧及照奏調狼兵非惟日久路遙
緩不及事兼恐師老財費別生他虞且勝敗由人
兵貴善用當此挫折各官正宜協憤同奮因敗求

勝豈可輒自退阻倚調狼兵坐失機會臣當日即
自贛州起程親率諸軍進屯長汀上杭等處一面
督令各官密照方畧火速進勦立功自贖敢有支
吾推調定以軍法論處一面查勘失事緣由另行
叅奏間隨據各呈捷音到臣叅照閩廣賊首詹師
富溫火燒等恃險從逆已將十年黨惡聚徒動以
萬計鼠狐得肆跳梁蛇豕漸無紀極劫剽焚驅數
郡遭其荼毒轉輸征調三省為之騷然臣等奉行
誅剿三月之內遂克殲取渠魁掃蕩巢穴百姓解

倒懸之苦列郡獲再生之安此非 朝廷威德廟
堂成算何以及此及照福建領兵各官始雖踈於
警備稍損軍威終能戮力協謀大致克捷論過雖
有計功亦多其間福建如僉事胡璉叅政陳策副
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如僉事顧應祥都指揮僉
事楊懋知縣張戩才調俱優勞勩尤著伏乞俯從
惟重之典以作敢戰之風除將二省兵快量留防
守其餘悉令歸農及將功次另行勘報外原係捷
音事理為此具本題 奏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十二年五
月初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
楊璋呈伏覩 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
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
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
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調
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越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
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勦流賊陞
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為首就陣擒斬以次剿賊一

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

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叅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有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鬚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勦不過遙為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

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為之激勸耳令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鞠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

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卷查三省賊盜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為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為 陛下畧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為之而誅討不及又

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
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
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
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
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
為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
彼與也益從而讐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
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
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

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為已地也夫平良有
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為民者困征輸之
劇而為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
是故近賊者為之戰守遠賊者為之鄉導處城郭
者為之交援在官府者為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
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
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
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
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

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拒擣旬日而始集約束齎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稠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剿捕聊為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

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視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為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

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尚
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
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
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
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
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
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
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
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 朝廷賞罰之典固未

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
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
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
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況如
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
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
省非奏調狼兵入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
固一說也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
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

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避所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群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勤操演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為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

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叅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名強盜肆行劫掠賊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干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叅究決不輕貸等因

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
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
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
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
用而官無觀望執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
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
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
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
生之日感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

伸特 勅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 令旗令牌
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
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
於債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
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
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徒 陛下乞骸骨
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
敢不為 陛下盡言 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
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於

萬一緣係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攻治盜賊二策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
楊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申大庾縣報正德十二
年四月內被輦賊四百餘人前來打破下南等寨
續被上猶橫水等賊七百餘徒截路打寨劫殺居
民又據南康縣報輦賊一夥突來龍句保虜劫居
民續被輦賊三百餘徒突來坊民郭加瓊等家擄

捉男婦八十餘口耕牛一百餘頭又有輦賊一陣
虜劫上長龍鄉耕牛三百餘頭男婦子女不知其
數又據上猶縣中被橫水等村輦賊糾同逃民四
散虜劫人財續據三門總甲蕭俊報輦賊與逃民
約有數百在於地名梁灘虜牽人牛本月十六日
准本縣捕盜主簿利呈牒報輦賊劫打頭里茶坑
等處駐劄未散已關統兵官縣丞舒富等前去追
剿賊已退回橫水等巢去訖各申本院批兵備道
議處回報案照四月初五日據南康府呈同前事

金書卷之九
別錄一
彼時本院見在福建漳州督兵未回未知前賊向
往行查未報續據龍南縣稟被廣東洲頭等處強
賊池大鬚等三千餘徒突來攻圍總甲王受寨所
又經會委義官蕭承調兵前去會剿隨據本縣呈
前賊退去訖等因又查得先據南康縣申呈上猶
賊首謝志珊糾合廣東賊首高快馬統衆二千餘
徒攻圍南康縣治殺損官兵已經議委知府邢珣
等查勘失事緣由呈報外續該兵部題咨巡撫都
御史孫燧會同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將前項賊犯

謝志珊等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務期盡絕應該會
同西廣鎮巡官行事照例約會施行題奉 欽依
轉行查勘前賊見今有無出沒及曾否集有兵糧
相度機宜即今可否勦捕惟復應會兩廣調集軍
馬待時而動務要查議明白處置停當具由呈報
仍督各該地方牢固把截用心防守以備不虞等
因隨奉本院案驗議照前賊連絡三省盤據千里
必須三省之兵尅期並進庶可成功但今湖廣已
有偏橋苗賊之征廣東又有府江猺獞之伐雖欲

約會夾攻目今已是春深雨水連綿草木茂盛非
惟緩不及事抑且虛糜糧餉合無一面募兵練武
防守愈嚴積穀貯糧軍需大備告招者撫順其情
暫且招安肆惡者乘其間隙量搃其穴候三省約
會停當然後大舉庶有備無患事出萬全通行呈
詳去後今奉前因隨會同分守左叅議黃宏守備
都指揮同知王泰查勘得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
上猶三縣除賊巢小者未計其大者總計三十餘
處有名大賊首有謝志珊志海志全楊積榮賴文

英藍瑤陳曰能蔡積昌賴文聰劉通劉受蕭居謨
陳尹誠簡永廣蔡積慶蔡西薛文高洪祥徐華張
祥劉清才譚曰真蘓景祥藍清奇朱積厚黃金瑞
藍天鳳藍文亨鍾鳴鍾法官王行雷明聰唐洪劉
元滿所統賊衆約有八千餘徒且與湖廣之桂陽
桂東魚黃聶水老虎神仙秀才等巢廣東之樂昌
巢穴相聯盤據流劫三省為害多年贛州之龍南
因與廣東之龍川泃頭賊巢接境被賊首池大鬚
大安大升糾合龍南賊首黃秀魁賴振祿鍾萬光

金書卷之九 別錄二 奏疏 四十七
王金巢鍾萬貴古興鳳陳倫鍾萬璇杜思碧孫福
榮黃萬珊黃秀珏羅積善王金曾子柰王金柰王
洪羅鳳璇黎用璇黃本瑞鄭文鉞陳秀珰陳珪劉
經藍斌黃積秀等所統賊衆約有五千餘徒不時
越境流劫信豐龍南安遠等縣已經夾攻三次俱
被漏網所據前賊占據居民田土數千萬頃殺虜
人民尤難數計攻圍城池敵殺官兵焚燒屋廬姦
汙妻女其為荼毒有不忍言神人之所共怒天討
所當必加者也今聞廣湖二省用兵將畢夾攻之

舉亦惟其時但深山茂林東奔西竄無之本道兵
糧寡弱必須那借京庫折銀三萬餘兩動調狼兵
數千前來協力約會三省並進夾攻庶可噍類無
遺等因又據廣東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本年二
月內有東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
頭村行劫又據乳源縣稟報賊徒千餘在洲頭街
等處打劫備申照詳及據湖廣整飭郴桂等處兵
備副使陳璧呈稱本年二月內據黃砂保走報廣
東強賊三百餘徒突出攻劫又據宜章所飛報樂

昌縣山峒苗賊二千餘衆出到九陽等處搜山捉人未散又報東西二山首賊發票會集四千餘徒聲言要出桂陽等處攻城又報江西長流等峒峯賊六百餘徒又一起四百餘徒各出劫掠及據桂東縣申報強賊一起七百餘徒前到本縣殺人祭旗捉擄男婦未散又據桂陽縣報強賊六百餘徒聲言要來攻寨等因各稟報到道看得前項苗賊四山會集報到之數將及萬餘我兵寡弱防守尚且不足敵戰將何以支況郴桂所屬永興等縣原

無城池防守地方重計實難為虞伏望軫念荼毒請軍追捕等因又據郴州桂陽縣申本縣四面俱係賊巢正德三年以來賊首龔福全等作耗殺死守備都指揮鄧旻雖蒙征剿惡黨猶存正德七年兵備衙門計將賊首龔福全招撫給與冠帶設為徭官賊首高仲仁李賓黎穩梁景聰扶道全劉付興李王景陳賓李聰曹永通謝志珊給與衣巾設為老人未及兩月已出要路劫殺軍民動輒百千餘徒號稱高快馬遊山虎金錢豹過天星密地蜂

總兵等名目隨處流劫正德十一年七月內龔福全張打旗號僭稱延溪王李賓黎穩梁景聰僭稱總兵都督將軍名目各穿大紅虜民擡轎展打涼傘擺列頭踏響器其餘狂賊俱乘馬匹千數餘徒出劫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拒敵官軍後蒙撫諭將賊首高仲仁李賓給與冠帶重設狂官未寧半月仍前出劫本年正月十六日一起八百餘徒出劫樂昌縣虜挑知縣韓宗堯劫庫劫獄又一起七百餘徒打劫生負譚明浩家一起六百餘徒從老

虎等峒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寧等縣出劫切思前賊陽從陰背隨撫隨叛目今狂賊萬餘聚集山峒聲言要造呂公大車攻打州縣城池官民徬徨呈乞轉達請調三省官軍夾剿等情各備申到臣除備行江西廣東湖廣三省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嚴督各該府州縣所掌印巡捕巡司把隘隄備等官起集兵快人等加謹防禦相機截捕去後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

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
便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
間今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恭看得前項賊徒惡
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
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
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
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
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
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

為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為後先如此亦可以
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
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
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
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
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
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
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
十萬日費千金始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戢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柚已輕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莠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

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釋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 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類奏擒斬功次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正德十二年二月二十等日據贛州府龍南縣申總甲王受等呈蒙差各役領兵與同已招大賊首黃秀璣等前往安遠截捕流賊賴振祿等

行至地名湖江背不料黃秀璣反招主令伊弟黃大滿黃細滿等沿途打搶民財放火燒燬民人劉必甫等房屋仍與賊首賴振祿等連謀行劫本役督率兵快人等前到地名黎坑際下與賊對敵當陣殺獲賊首黃秀璣黃大滿黃細滿黃積瑜首級四顆奪獲黃黑旗二面殺死賊徒三十餘名本年四月初九日又有廣東洲頭老賊首池大鬚串同反招賊首黃秀魁陳秀顯等糾衆四百餘徒打劫千長何甫等家本役又率兵夫至地名陳坑水與

賊交鋒殺獲首從賊人陳秀顯等一十二顆奪獲紅旗一面大小黃牛五頭餘賊歸巢去訖及據南安府申據大庾縣監長張德報稱湖廣桂陽縣魚黃峒輦賊首唐飛劍總兵嚴宗清千總賴必等糾衆劫虜當起兵夫追至界首南流拘與賊對敵殺獲唐飛劍嚴宗清首級二顆及南安縣申准縣丞舒富閔輦賊三百餘人出劫當有保長王萬湖等帶領鄉兵擒捕殺獲賊級一顆生擒賊二名奪回被虜人口三名口奪獲黃牛二頭各解報到道審

驗明白等因又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南道僉事黃昭呈韶州府乳源縣知縣沈淵申稱本年二月十八日有東山獍賊首高快馬等衆突來城外并附近鄉村打劫欲行攻陷南城當即起集鄉兵及打手民壯固守城池及相機與敵射傷賊徒三名各賊退在北城外劄營隨調深峒等處土兵協力奮勇與賊交鋒射傷賊徒二十餘名射死賊徒一十六名奪回被虜人口三十二名口又據捕盜老人梁真等殺獲賊級二顆生擒賊徒一名及據樂

昌縣知縣李增申強賊六百餘徒出劫當集打手兵壯前去截捕到地名雲門寺與賊交鋒斬獲賊級二十四顆生擒賊徒二名奪獲馬七匹又據曲江縣獍總盤宗興等擒獲賊徒一名奪獲馬一匹各呈解到道審驗是實等因并據潮州府揭陽縣申流賊劫長樂海豐等縣黃義官等家隨調兵快行至地名長門徑與賊對敵擒獲賊徒張宏福王本四等一十六名俘獲賊婦二口及據惠州府申准捕盜通判徐璣牒稱流賊一夥約有八十餘徒

全書卷之九
另錄一奏
五十四
圍劫新地屯徐百戶等家當督兵快打手追殺至
地名馬驥逕擒獲賊徒杜棟等四名殺獲賊級一
顆又督總甲鄭全等在地名葵頭障擒獲賊徒張
仔等一十二名及千長彭伯璿等率兵擒獲賊徒
黃貴等一十五名殺獲賊級一顆俘獲賊婦一口
又有總甲黃廷珠追獲賊徒雷進保等八名俱解
赴嶺東道審驗等因及據湖廣郴州桂等處兵備副
使陳璧守備指揮同知李璋各呈廣東苗賊一千
餘徒出劫興寧等處當起郴州殺手令閑住千戶

孔世傑等管領追襲至地名大田橋遇賊當陣擒
斬首從賊人龐廣等三十二名顆奪獲賊仗四十
七件馬騾五匹奪回被虜人口二百五十名口并
據老人劉宣等捕獲賊徒雷克恕等六名俘獲婦
女三口申報到道審驗明白各備由呈申開報到
臣先為巡撫地方事節該欽奉 勅命爾巡撫江
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
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但有賊盜生發即便
設法剿捕欽此欽遵已經備行各道守巡兵備守

備等官嚴督府衛所州縣掌印捕盜等官集起父子鄉兵及顧募打手殺手弩手人等各於賊行要路去處加謹防禦遇有盜賊出沒就便相機截捕獲功呈報以靖地方今據各呈除行各該兵備等官將斬獲賊級閱驗明白發仰梟首生擒賊犯問招回報俘獲賊屬并牛馬賊物俱變賣價銀入官與器械俱貯庫被虜人口給親完聚獲功人員照例量行給賞外緣係擒獲功次事理為此具本題知

添設清平縣治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璉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准知府鍾湘關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連名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相離盧溪平和長樂等處地里遙遠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不時劫掠鄉村肆無忌憚釀成大禍今日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為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處所添設縣治引帶汀潮侯襟清寧人煙輳集道路適均

政教既敷盜賊自息考之近日龍巖添設漳平而
寇盜以靖上杭添設永定而地方以寧此皆明驗
今若添設縣治可以永保無虞等情又據南靖縣
義民鄉老曾敦立林大俊等呈稱河頭地方北與
盧溪流恩山岡接境西南與平和象湖山接境而
平和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灌等鄉接境
皆係窮險賊巢兩省民居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
日之程名雖分設都圖實則不聞政教往往相誘
出劫一呼數千所過荼毒有不忍言正德二年雖

蒙統兵剿捕未曾設有縣治不過數月遺黨復興
今蒙調兵勦撫雖少寧息誠恐漏網之徒復踵前
弊呈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移易
風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蒙漳南道督同本職與
南靖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曾敦立等并山人洪
欽順等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背山面水地
勢寬平周圍量度可六百餘丈西接廣東饒平北
聯三團盧溪堪以建設縣治合將南靖縣清寧新
安等里漳浦縣二三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糧差及

看得盧溪枋頭坂地勢頗雄宜立巡檢司以為防禦就將小溪巡檢司移建仍量加編弓兵點選鄉夫協同巡邏遇有盜賊隨即撲捕再三審據通都民人合詞執稱南靖地方極臨邊境盜賊易生上策莫如設縣況今奏凱之後軍餉錢糧尚有餘剩各人亦願鑿山採石挑土築城砍伐樹木燒造甃瓦數月之內工可告成為照南靖縣相離盧溪等處委的寫遠難以隄防管束今欲於河頭添設縣治枋頭坂移設巡檢司外足以控制饒平隣境內

足以壓服盧溪諸巢又且民皆樂從不煩官府督責誠亦一勞永逸事頗相應具呈到道呈乞照詳等因奉批看得開建縣治控制兩省猺寨以奠數邑民居實亦一勞永逸之圖但未經查勘奏請仍仰該道會同始議各官再行該府拘集父老子弟及地方新舊居民審度事體斟酌利害如果遠近無不稱便軍民又皆樂從事已舉興勢難中輟即便具由呈來以憑奏請定奪仍一面俯順民情相度地勢就於建縣地內預行區畫街衢井巷務要

均適端方可以永久無弊聽從願徙新舊人民各
先占地建屋任便居住其縣治學校倉場及一應
該設衙門姑且規留空址待奏准 命下之日以
次建立仍一面通行鎮巡等衙門公同會議此係
設縣安民地方重事各官務要計處周悉經畫審
當毋得苟且雷同致貽後悔批呈作急勘報等因
依蒙拘集坊郭父老及河頭新舊居民再三詢訪
各交口稱便有地者願歸官丈量以建城池有山
者願聽上砍伐以助木石有人力者又皆忻然相

聚挑築土基業已垂成惟恐上議中止下情難遂
等情具呈到臣為照建立縣治固係禦盜安民之
長策但當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臣
時督兵其地親行訪詢父老輒咨道路衆口一詞
莫不舉首願望仰心樂從旦夕皇皇惟恐或阻臣
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教令先已伐木畚上
雜然並作累糧趨事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
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
人心冀望甚渴皆以為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

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不令而速臣
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
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無有逃
遯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剿之後浸復歸據舊
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
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為
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
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為開縣
治於河頭以控制群巢於勢為便雖使民甚不歆

猶將強而從之況其祝望欣趨若此亦何憚而不
為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啻已蓋
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
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
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畧已備不過數月可無督
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為者惟縣治學校須命
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 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
久深惟百姓未逮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
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所逃其責今新撫

之民群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爲辭然已無救於事矣緣係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疏通鹽法疏

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准兵部咨行移各該巡撫官員今歲俱免赴京議事各

要在彼修舉職業若有重大軍務應議事件益於政體便於軍民者明白條陳聽會官計議奏請等因已經行仰所屬查訪去後隨據吉安臨江袁州等府萬安泰和清江宜春等縣商民彭拱劉常郭閏彭秀連名狀告正德六年蒙上司明文行令贛州府起立抽分鹽廠告示商民但有販到閩廣鹽課由南雄府曾經折梅亭納過勸借銀兩止在贛州府發賣者免其抽稅願裝至袁臨吉三府賣者每十引抽一引閩鹽自汀州過會昌羊角水廣鹽

自黃田江九渡水來者未經折梅亭在贛州府發賣每十引抽一引頭裝至袁臨吉三府發賣每十引又抽一引疏通四年官商兩便正德九年十月內又蒙贛州府告示該奉勘合開稱廣鹽止許南贛二府發賣其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越境以致數年廣鹽禁絕淮鹽因怯河道逆流灘石險阻止於省城三府居民受其高價之咎客商阻塞買賣之源乞賜俯念吉臨等府與贛州地里相連自昔至今惟食廣鹽一向未經禁革況廣鹽

許于南贛二府發賣原亦不係洪武舊制乃是正統年間為建言民情事奉總督兩廣衙門奏行新例如蒙將廣鹽查照南贛事例照舊疏通下流發賣萬民幸甚等因又據贛州府抽分廠委官照磨汪德進呈近奉勘合禁止廣鹽止許南贛發賣不許下流但贛州吉安地理相連水路不過一日之程今年夏驟雨泛漲雖有橋船阻隔水勢洶惡衝斷橋索以致奸商計乘水勢聚積百船執持亮器用強越過後雖拏獲數起問罪不過十之一二又

有投託勢要官豪夾帶下流發賣者又有挑擔馱載從興國贛縣南康等處小路越過發賣者其弊多端不禁則違事例禁止則勢所難行呈乞議處等因卷查正德六年奉總制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左都御史陳金批據江西布政司呈准本司右布政使任漢咨稱查得江西十三府俱係兩淮行鹽地方湖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鹽因而不到商人往往越境私販廣鹽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門奏准廣鹽許行南贛二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追

米納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是奏行南贛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勅諭便宜處置暫許廣鹽得下袁臨吉三府地方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及據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王秩亦呈前事隨該三司布政等官劉杲等議得委果於事有益於法無礙呈詳批允前來遵照立廠照例抽稅外正德九年十月內准戶部咨該巡撫都御史周南題該本部覆議內開廣東鹽課仍照正德三年題奉 欽依事理有引官鹽許

於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稅素臨吉不係舊
例行鹽地方不許到彼如有犯者不分有引無引
俱照律例問罪沒官又經行仰禁革去後今據前
因隨查得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設立抽分
廠起至正德九年五月終止共抽過稅銀四萬八
百四十餘兩陸續奉撫鎮衙門明文支發三省夾
攻大帽山等處賞功軍餉并犒勞過狼兵官軍土
兵口糧并取赴饒州征剿姚源軍前應用及起造
抽分廠廳浮橋脩理城池買穀上倉預備賑濟及

遵巡撫軍門批申借支贛州衛官軍月糧等項支
過稅銀三萬八千二百九十餘兩由此觀之則地
方糧餉之用歲費不貲而仰給於商稅獨重前項
商稅所入諸貨雖有而取足於鹽利獨多及查得
近為緊急賊情事該兵部題奉 欽依轉行議處
傳當具由呈報該本道會同分守守備衙門議得
賊首謝志珊有名大寨三十餘處擁衆數萬盤據
三省窮荒極惡神怒人怨已經呈詳轉達奏 聞
動調三省官兵會剿去後及議得本省動調官兵

以三萬為率半年為期糧餉等費約用數萬查得
贛州府庫收貯前項稅銀除支用外止餘二千九
百餘兩又是節催起解赴部之數續收銀兩止有
一千六百餘兩但恐不日 命下尅期進剿軍行
糧食所當預虞及查得廣東所奏前項鹽法准行
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
例合無查照先年總制都御史陳金便宜事例一
面行令前商許於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
為助給一面別行議處以備軍餉庶使有備無患

不致臨期缺乏候事少寧另行具題禁止庶袁臨
吉三府居民無乏鹽之苦南贛二府軍門得軍餉
之利而閔津把截去處免阻隔意外之變誠為一
舉而三得矣等因已經備由呈奉巡撫都御史孫
燧批看得所議鹽稅既不重累商人抑且有裨軍
餉輿情允協事體頗宜但其至贛州府十取其一
吉臨等府十而取二似乎過重仰行再加詳議斟
酌適中回報依奉訪得商民販鹽下至三府發賣
者倍取其利既許越境販賣乃其心悅誠服並無

稅重之辭又經呈詳奉批看得所議鹽稅事情商賈疏通軍餉有賴一舉兩得合遵照欽奉 勅諭便宜處置事理仰行各道并該府縣遵奉仍禁革奸徒不許乘機作弊因而瞞官射利擾害地方具由繳申今照本院撫臨理合再行呈請照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贛南二府閩廣喉襟盜賊淵藪即今具題夾攻不日且將命下糧餉之費委果缺乏計無所措必須仰給他省但聞廣東以府江之師庫藏漸竭湖廣以偏橋之計稱貸既多亦皆自給

不瞻恐無羨餘可推若不請發內帑未免重科貧民然內帑以營建方新力或不逮貧民則窮困已極勢難復征及照前項鹽稅商人既已心服公私又皆兩便庶亦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臣除遵照 勅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議施行候地方平定之日將抽過稅銀支用過數目另行具奏抽分事宜照例仍舊停止外緣係地方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